

CITY AND SOCIETY

城市

社会

译丛

HISTORY OF URBAN FORM

城市形态史 ——工业革命以前

上册

〔英〕A. E. J. 莫里斯 著



商务印书馆

城市与社会译丛

城市形态

——工业革命以前

(上册)

[英] A. E. J. 莫里斯 著

成一农 王雪梅 王耀 田萌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年·北京

A E J Morris

**HISTORY OF URBAN FORM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 A E J Morris 1994

This translation of HISTORY OF URBAN FORM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ird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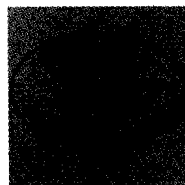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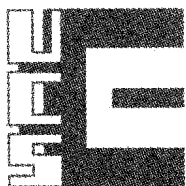
根据 Prentice Hall 1994 年版第三版译出

本译丛为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

规划项目



主 编：孙 逊 杨剑龙 陈 恒(执行)

编 委：薛毅 詹 丹 宋莉华 刘旭光 洪庆明

《城市与社会译丛》弁言

一、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主要研究城市的起源、发展、嬗变以及这一进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目前已出现了众多与这一领域相关的学科,如城市社会学、城市历史学、城市政治学、城市人类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生态学、城市气象学等。从广义上讲,上述学科都可以归入城市文化研究(Urban Culture Studies)这一范畴。可见城市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跨学科性,它综合各门人文科学的优势,吸收不同的观念与方法,以独特的视角研究城市文化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而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伴随这一进程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因此这一研究不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现实关怀的实际意义。因此,翻译一套城市文化研究丛书实属必要之举。

二、城市是一个个不断发展的文化载体,城市一经出现,其内涵也就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城市的诞生也就意味着城市文化的诞生,城市文化随着时代的嬗变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流光四射,因而研究的方法也多种多样,切入的角度也各不相同。放眼城市研究,比较成熟的研究属于城市社会学、城市历史学、城市人类学这三大学科,三者自然也就成为城市研究的三大支柱,这也是我们这套丛书选题所特别关注的。

三、根据我国城市研究的现状,拟将本丛书分为两个系列,即大学教材和专题研究,便于实际教学和深入研究。为了给广大读者奉献一套国内一流的城市与社会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最佳的译者”,以期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

2 城市形态史

专家学者,为中国城市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的城市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编 者

2009年9月10日

目 录

序言.....	1
前言.....	3
致谢.....	9
第一章 早期城市	15
第二章 希腊城邦.....	102
第三章 罗马和罗马帝国.....	152
第四章 中世纪的城镇.....	247
第五章 文艺复兴:意大利建立的模式	398
第六章 十六到十八世纪的法国.....	485

序 言

1974年,我在伦敦的书店偶然看见了《城市形态史》一书。这本书 vi
图文并茂、条理分明,激发了我希望和作者见面的念头。我们最初在伦敦,后来在康奈尔见过几次。当出版商决定在美国出版莫里斯的著作时,我非常荣幸地收到他的邀请为这本著作的美国版撰写序言。我觉得下面三段评述是非常恰当的。

就目前看来,这是最好的有关城市规划和城市史的单卷本通论性著作,即使在将来恐怕也难以赶超。莫里斯在熟练运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其他学者的专业研究的基础上,融合了自己的研究和观察。他的著作达到了一种似乎不可企及的博大精深。

对于所要讨论的观点,莫里斯精心选择了其他权威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补充说明或对比说明,并与他自己简单明了的文字并列在一起。书中丰富的图表大部分是为这本著作专门绘制的,它们会有助于读者对文字的理解。

《城市形态史》对那些试图了解城市规划发展和物质形态演变的读者来说,是一本非常理想的著作。较高等级的学生也可以从中受益,因为作者对那些老话题的全新阐述,以及作者对笔下城市通过亲身考察而获得的深刻见解都非常具有价值。

通过全面修订和大量扩充,这本著作现在增加了对西班牙以及它所属殖民地城市和城镇规划有价值的考察和说明,以及对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城市发展的论述。在之前版本中就已经很有特点的附加的图解,在本版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同时书中的文字材料把读者带到了

2 城市形态史

现代化之前的岁月中,有效地扩展了这一综合研究的范畴。

约翰·W. 莱波斯(John W Reps),名誉教授
康奈尔大学建筑、艺术与规划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

前 言

在整合、扩充我一系列讲座和文章基础上形成的《城市形态史》的第一版出版于1972年,至今已20年,经过扩充后的第三版即将出版。vii
四十多年前,当我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建筑专业期间,就开始着迷于寻求塑造历史城镇外形的各种朦胧而又可感知的原因,这些原因逐步清晰,并构成了我自己的历史“城市形态决定因素”系统。1979年的第二版进行了扩展,增加了欧洲和美国城市的例子;对第一版中的文字只是纠正了错误。

从一开始到现在,20年间,对这种已经成型的著作进行进一步的扩展和全面修改,这种修改的程度是很难估计的。没有必要背离按照线性历史时期论述的结构安排,不去考虑“原文”的去留,这节省了我大量的时间。除了增加新的章节以及对现有章节的主要部分进行补充之外,对第二版主要的文字修订就是引入了非常重要的新材料。

这本著作的更新和扩展采取了下述方式:第三版实际上叠加了注释、补充了引文,并增加了最新的参考书目。幸运的是,由于我一开始就把主要文字和附属文字并列排版,极大地便利了整个修改过程(这在2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版

第三版的主要扩展是新增加了两章,并对原有九章中的六章增加了新内容。新增加的两章是:第九章——西班牙和她的帝国,这来源于1984年为巴塞罗那古斯塔沃·吉利编辑社(Editorial Gustavo Gili, Bar-

celona)出版的本书的西班牙语版而撰写的章节(现在是第四次印刷);第十一章——中东的伊斯兰城市,这一全新的章节是我这本新版著作对世界城市史的主要贡献,不仅仅因为本章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初的苏美尔城市与那些伊斯兰传统之间建立起全面的、牢不可破的直接联系,而且因为在整个撰写过程中我已经可以从穆斯林学者最新撰写的英文出版物中获益。作为一个西方的,研究其本身之外文化的研究者,这些价值巨大的著作和论文清晰地告诉我这些独特的伊斯兰城市形态决定因素的特性和效果。

各个章节的扩展还包括:

第一章:乌尔(Ur)已经牢固地作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原型,并与阿拉伯半岛伊斯兰城市文化的起源联系起来;此外,对城市形态的孪生系统,以及位置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充分介绍。

第二章:雅典城市,从它常被忽略的时代,即伊斯兰占领时期开始展开,一直延续到19世纪50年代城市的重新发展规划;还包括了古希腊城市化的新的例证。

第三章:罗马行省城市化的范围扩展到包括西班牙和北非;此处我对伦敦在罗马-不列颠时代遗弃这座据点后进行重建时的城市形态的决定因素提出了个人见解。

第四章:欧洲中世纪时期包括两个新的部分,分别介绍了西班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城市;荷兰的城市化——来源于1985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尼德兰地区的公共规划》(*Public Planning in the Netherlan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一书中我撰写的介绍性的历史章节。

第七章:这一章基本上重新进行了组织,欧洲城市的覆盖范围增加了本书所涉及时代的后期,即19世纪中期的新的城市地图以及航空照片。

第十章:新增的介绍部分主要论述了后来成为美国地区的西班牙殖民区;改写了有关前工业化时期在美国城市形成过程中之地位的

结论。

如果你能忍受没有公共娱乐的生活,那就在乡村购买一座不动产住宅。你所要付出的只不过是某座破旧、昏暗的阁楼支付每年的房租。房屋和附属园地、一口井和一汪浅浅的水池——当刚长出的幼苗需要水的时候,却没有可用的水管和水桶……

失眠,在罗马人中造成的死亡超过其他因素(当然,最流行的疾病是胃灼热和溃疡,并因为过度饮食而加剧)。我问你,在这样的居室中,一个人能得到多少睡眠?

宁静的黑夜——这也是麻烦的根源——是富人的特权。手推车隆隆地驶过那些狭窄曲折的街道,运货马车车夫的咒骂在拥堵的交通中阵阵传来——仅仅这些就足以使皇帝那些最困倦的海象产生永久性失眠。如果商业巨头要赶赴生意上的约会,他会通过废弃堆,穿过拥挤的人群,迅速到达那里。那里的内部空间足够:

他可以读书或者作笔记,或者在感到无聊的时候打盹——百叶窗被拉下来,极具催眠效果。即使如此,他也比我们优越。然而,很快,我们步行者匆匆的脚步又被前面拥挤的人群所阻碍,后面的人群也在推搡着我们。别人的肘部反复激烈地敲打着我的肋骨,棍子戳向我;一个笨蛋晃动着一根横梁,打在我头上,另外一个则用桶撞了我的头骨。我的腿裹满了泥浆硬壳,大脚板踢到我,一个士兵钉着平头钉的靴子直直地踩在我的脚趾上……

——尤维纳利斯(Juvenal),《讽刺诗十六首》(*The Sixteen Satires*)

城市形态的决定因素

与各种流派和专业的学院地理学家的追求不同,我一点也不妄想“城市形态理论”的地位;然而,我所结合形成的“城市形态决定要素”系统,是一种分析历史城市及现代城市形态潜在原因的结构基础。

[作为第三版中的一个变化,我接受使用“城市形态结构”(urban morphology)这个术语,作为我的“城市形态”(urban form)的同义词。而在此之前,我一直毫无道理地拒绝使用“城市形态结构”一词,因为有一位杰出的城市史学家在他撰写有关东欧农村聚落的著作时,使用的主要副标题是“一座伍尔特的形态结构”(the Morphology of a Wurt)*。]

我所列举出来的决定因素,并不是面面俱到,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背景和经验进行补充。这本书有助于为不断扩大和增加的关于地方历史的兴趣建立一种大的背景。就像我在本版中所强调的,《城市形态史》是为那些对广泛的城市史有兴趣的学生所撰写的,而并不仅仅针对那些致力于获得某种专业证书的学生。就这方面来看,这些年来,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读者们在计划带有特殊兴趣的休假时,发现这本书对他们有帮助。

大城市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歧清晰而尖锐,特别是在机械化程度比欧洲更发达的美国。一种观点认为大都市不能被拯救,必须被打破;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大城市应该转型来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结构和创造力,而不是被毁灭……

(这种观点)类似于坚持人与自然不能被隔绝开来,因此城市不能按照其现存的形态发展下去。但是,这种观点随即指出,城市不只是当代和过去的一种现象。城市是各个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产物。因此城市的生命或者死亡的问题,不能只建立在今天的经验或条件的基础之上。城市不能仅仅因为其自从工业化以来被

* wurt 指的是一种人工堆砌的用于建筑住宅的山丘,也可以称作 terp、wierde、woerd、warf、warft、werf,修建目的是为了在高水位时和洪水期提供一个安全的位置。——译者

误用,或者仅仅因为其整体结构已经由于一种技术发明——汽车——的扰乱变得无效,而被宣判死刑。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应该基于更广阔的视角并且扩展到其他问题中。城市是否与每一种社会和文化种类相联系?……或者,虽然受到机械化的干扰,城市永恒的现象是否基于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就我自己而言,我相信城市是每一种文化和每一个时期与生俱来的特征之一。

——西格弗雷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
《空间、时间和建筑》(*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尽管作为背景存在,但在之前的两个版本中,并没有包括正式的城市形态决定要素的介绍;现在这个缺憾通过在第一章中增加新的部分而得到纠正。除去本书中涉及的312座城乡聚落中的主要决定因素之外,过多列举其他因素可能很快就会导致不断重复地自我攻击。读者ix
将会发现我为这一特殊用途编制的索引。

虽然我相信我对这些城市形态决定要素术语的整合具有原创性,但其基础思想则显然不是原创的。然而,我并不知道存在其他任何可以与之比较的、服务于历史城市形态分析的广泛而普遍的基础。

之前的版本被认为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世界城市形态史的第一卷,这个主题大概延续到现代。现在我意识到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更多卷的著作以及多名作者的合作。世界的领域过于宽泛,并且在不断扩展。尽管我意识到,我不再能期待我自己能出版综合性的世界城市形态史的第二卷,但我对其中一些我喜欢的部分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而且可能将其出版。

城市是否是人类群体本能的一种自然的成果,以及人种婴儿期的残留物,但是随着人类的发展已经过度成长变得不适合了?

或者是否城市仅仅是社会病的一种持续的形式,而社会病又是所有城市命中注定要遇到的?

文明通常似乎需要城市。城市表达、包含并且试图保存文明的成果,同时城市又是这些文明所珍爱并修建的,尽管城市中出现了大量最为糟糕的因素,就好像码头中存在大量的老鼠。因此城市可以被认为是在为文明服务的。但是修建城市的文明不可避免地与之一起寿终正寝。是否文明本身是因为城市而死亡的呢?

加速当然是发生在这种衰败之前。

某种形式的加速通常仅仅发生在衰退之前,而且这种加速不可能是死亡的原因,只是危险的征兆。任何人静脉和动脉中的温度达到 104 华氏度的话,都将会被认为是加速了生命危险的到来。

我相信,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城市正在趋于死亡。

我们正在目睹这种城市消融之前的加速。

——弗朗克·洛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建筑的未来》(*The Future of Architecture*)

这本书的第三版写成于北汉普郡村庄中一座最古老的、经过扩建的小屋的屋顶工作室。此前发表的系列讲座、论文以及早期的草稿是 20 世纪 30 年代在北伦敦的郊区中成形的;然而,不可能在这些地方及某个历史中心部位,或者伦敦的某个古老“村落”中塑造出某种家庭氛围。因此,这名城市史学者移居到村庄里面。在前两版的导言中,我试图这样解释我的移居:“我的这种‘理想城市’并不存在——即使曾经确实存在过。”二十年来——以及在村庄生活的小三十年中,我仍对此深信不疑——特别是在家庭乐趣的层面上。然而,另一方面,很多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时刻发生在城市中:其中在巴黎的最多——这些也可以包含在致辞中。

A. E. J. 莫里斯

下弗罗伊尔

英格兰汉普郡

1993 年 4 月

致 谢

如果没有各个国家众多人士的帮助,此前的两版以及扩充后的第三版都是不可能完成的。我诚挚地向那些没有进入下列简短名单,却曾经给予我帮助的人士道歉,我对他们怀着万分的感激。

首先要感谢我在南班克工艺学校(South Bank Polytechnic)以及其他地方进行讲座时所得到的帮助,我感激无数学生对我的回应,他们的名字无法一一列举。虽然他们不知道,但他们正在受到一名学者终生的情不自禁的感谢。伦敦南班克工艺学校中,我特别要感谢的同事包括:谢安·麦康内尔(Shean McConnell);彼得·英奇(Peter Inch),一位城市史学者,他是最早的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提出意见的学者,他对我的草稿进行的修改我今日仍能识别出来;福克纳·卡森(Falkner Carson);以及后来的雷吉·皮尔斯(Reg Pearce)。工艺学校的领导们给予我充分的研究时间,让我可以完成本书的第一版。

现实世界中曾经给予我鼓励和帮助的有:吉姆·安东尼(Jim Antoniou),建筑学家、规划家,也曾经是新闻界的同事;约翰·R. 哈里斯(John R Harris),建筑学家,在阿拉伯湾给予我特别的帮助;乔治·邓肯(George Duncan),建筑学家,他让我学会真正思考伊斯兰城市的历史。

在众多美国朋友、专家和个人中,我要感谢康奈尔大学(我最喜欢把这里的学术界作为我的研究基地)的约翰·W. 莱泼斯教授,他的友善和建议,巩固了我对令人着迷的世界城市地图方面的兴趣。在学术领域中,我同样还要感谢来自俄亥俄州阿克隆大学(University of Akron)的比尔·亨顿(Bill Hendon)、吉姆·理查森(Jim Richardson)、阿肖